


嬗变的醮会：河北赵县豆腐庄皇醮会调查报告

王学文 岳永逸

摘要：河北省赵县豆腐庄长期有着皇醮会，这一群体性的祭典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公开恢复。在当地，豆腐庄与学界持续关注的龙牌会所在地范庄是“对子村”。在历史上，皇醮会与龙牌会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目前两个会仍然友好往来。根据村民的口述和参与观察，本文追述了皇醮会的历史，详细描述了2003年皇醮会的盛况，希望借此能深化学界对龙牌会、醮会以及乡村庙会、民间信仰的研究。

关键词：民间信仰 乡村庙会 醮会 对子村 行好

一、引言



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在民俗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学者对它的关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¹在关于龙牌会神马来历及村际关系的民间叙述中，常提到“对子村”豆腐庄（当地人也常写成豆付庄）的名字。除极个别的学者之外，²豆腐庄及其皇醮会（村民亦称为醮会或皇醮大会）并没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2003年，我们在赵县“梨区”进行庙会调查时，来到豆腐庄，并有幸参与观察了豆腐庄醮会的整个过程。³这里我们将调查整理成文，希望能够在与龙牌会形成对照的同时也加深对龙牌会的认知。另外，与学界目前对华南醮会汗牛充栋的调查、研究迥异，有关华北醮会的调查仍然罕见，以至于学界普遍有着“华北没有醮会”的印象。⁴因此，该报告也希望较为详细地呈现出一个华北乡村今天仍然在传衍的醮会的诸多面相，从而为与华南醮会的比较提供一个个案。

二、村落概况

豆腐庄隶属于赵县前大章乡，在赵县县城东北边，距离县城约十公里，在范庄的西北部。豆腐庄名称之由来，传闻与当地入善做豆腐有关，但今天村子中做豆腐的人已经很少，只有两家。作为传统的农耕区，豆腐庄一度是赵县比较富庶的村庄，但现今已经相对贫穷。当地两年三熟，主要种植玉米、黄豆、棉花、花生、小麦、谷子等农作物。包产到户后，因前几年的梨价下滑，曾一度栽种的梨树被村民刨去。按2000年的人口统计，豆腐庄有2430人，可耕地总面积6108亩，现人均耕地1.7亩，上报的人均年收入是人民币2800元（后文的钱数都是人民币），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村民人均收入尚不到二千元。村中除砖窑和面粉厂之外，无别的企业。如今，这些村办企业已承包给私人。

村民习惯上把村中东西大街以南的部分称为前街，而把东西大街以北的部分称为后街。尽管村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但一般而言，前街与前街的人，后街与后街的人要更熟识得多。村子里的姓氏有徐、康、杨、王、张、施、侯等，前三姓是大姓，以徐姓人最多。


村民的通婚范围一般保持在方圆十里之内，随着人口的增加，现在村内通婚也有增多。与附近的梨区相较，这里的彩礼要高出很多，前几年是一万五左右，现在升到了两万元，嫁妆同样也要比彩礼要多出些，一般多三到五千元不等。但是，男方家修房是不计算在内的。现在，村民申请修房都是按统一规划在20×16.7平方米大小的范围内进行。按当地通常的标准，修建好一处住房现在常要花费十万元左右。与梨区不同的是，当地基本不存在“换小帖”的现象。⁵

村民自己评价说“村子中基本没有闲人”、“这是一个勤劳的村庄”。确实，就是在比较闲暇的冬日，除用拖拉机从村中的砖厂向附近的村庄运送砖之外，人们还常常到附近村子找些活干，挣些钱以补贴家用。与梨区村庄不同的是，这里虽然以农耕为主，但村中读书的氛围甚浓，每年村中几乎都有十来个人能考上国内比较好的大学。可这些外出接受现代教育的豆腐庄人如果在醮会期间回到豆腐庄，也会与其他村民一样参加醮会，有的还专程从外地赶回来参加，祈求“神神（shénshén）”

保佑自己以及家人的平安、顺利与吉祥。⁶

在解放前，与赵县众多的村庄一样，豆腐庄四周也有着不少庙宇。村北是南海大士庙，村东是牛王庙，村南是关爷庙。这三个庙宇的形制都很小，也没有庙会，这些庙宇均在“文革”前后被毁。相反，七月初一的皇醮会和三月十五的菩萨会（主要祭拜三皇姑）这两个临时搭棚的庙会在村民的信仰生活中占据了主体位置，皇醮会还一直延续到今天。⁷虽然，天主教曾较早就传播到该村，但现在仍然只有16户人家，计63人信仰天主教，而且基本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当问及“信”什么时，村民一般都会脱口而出“信仰玉皇”，“都是行好的”。⁸对于信奉天主教的村民，行好的习惯说“奉教的”。一般的行好的村民家中都供奉有家神、门神、土地、仓官、灶王、财神等神神。除鸿君老祖等之外，家神还有供奉关公、老母和三皇姑的。

信仰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在豆腐庄行好的看来，奉教的生活似乎都偏于贫穷的，穷户多。行好的也认为奉教人家的孩子都有些傻气，并还分析说可能与婚配范围的有限造成的近亲结婚有关，因为奉教的规定奉教的只能与奉教的结婚。



除今天仍在实践的醮会、信仰外，对豆腐庄人而言，在他们心中会永远留下记忆的就是日本鬼子1937年九月初九（公历10月12日）在这里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九一八惨案”。村民习惯将此惨案称为“事变”。对豆腐庄人而言，这一事变就相当于比豆腐庄人更大群体的中华民族曾经历的“七七事变”。这一事件造成170余村民，即三分之一村民的惨死。如今，从死人堆和鲜血中爬出的张傻泥老人仍然健在。惨案不仅在村民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也深深地影响着豆腐庄人的生活和思考。事变过后，村中不少人参加了军队，直接拿起枪抗击侵略者。醮会也从此中断，醮棚中的神马也化整为零地分到了各小队，醮会也转入了家户之中时断时续地小规模进行。

三、对子村

在赵县，“对子村”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村落由于某种原因，相互之间有着历史认同的亲情化表述，至今它仍然是赵县特定的不相邻的两个村落之间对第三者表达它们相互认同的语汇。豆腐庄与范庄之间就有“对子村”之称。因为范庄靠东，豆腐庄靠西，两村的村民习惯称范庄为“东头”，豆腐庄为“西头”。如今，两村村民

对其良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公认的，并强调两村村民在任何时候之间那种融洽和互帮互助的关系。但是，对于两村过会时醮棚中除主祀神之外的其他神马都一样原因，双方的表述则有差异。⁹

豆腐庄人说范庄的龙牌会是向自己皇醮大会学会的，早期的龙牌会经常向皇醮大会借神马，在慢慢地将皇醮会的神马画完之后，就不再向皇醮大会借了。事变前，徐书华就曾亲眼目睹范庄龙牌会派人前来借神马的会头都身穿前清的衣服，将玉皇神马顶在头顶上出村的情形。同样，二村举办醮会时主持仪式的都是赵州城关爷庙的道士。但是，范庄人对这种记忆是相当模糊或避而不谈，尽管他们会强调自己村与豆腐庄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好，可在问及具体原因时，总是以“不清楚”作答，龙牌会的会长史振珠说：“不论是什么原因，两村之间老辈人就有的关系，今天因为庙会得到了延续，这就是最好的。”¹⁰

考虑到今天龙牌会的赫赫声势、皇醮会的相对萎缩和两个村庄村民的不同表述，可以大致断定二者之间曾有过的渊源。确实，当今虽然两村村民之间的来往不一定密切频繁，但皇醮会和龙牌会两个庙会组织之间来往是密切的、周期性的。让豆腐庄行好的自豪的是，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在龙牌会没有给包括外来学者和他村香客在内的外村人提供斋饭的时候，独独把来自豆腐庄的善人请到饭馆吃饭。在两村庙会举办的时候，双方总是早早地就赶往对方的庙会，敬拜唱诵对方醮棚中的神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豆腐庄醮会现今的规模远远逊色于龙牌会。龙牌会过会是从不向外村发放会启的，龙牌会的男性会头也仅仅前往梨区铁佛寺等可数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庙会，但豆腐庄醮会是他们必去的，至少会派两个主要负责人前往。

四、豆腐庄醮会

（一）醮会的历史

豆腐庄皇醮会因醮棚中供奉的主神是玉皇大帝而得名，究竟起源于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也无人能说清。根据徐书华老人的回忆，至少传衍的有五代人，即最迟在鸦片战争前后该村就有皇醮会了。解放前最后一次打醮是在1937年。醮会的公开恢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按照现在醮会结束时送神仪式之前的埋猪头仪

式和老人们的解释，该醮会最初兴起可能与当地过去频繁的蝗灾、雹灾有关。

事变前的醮会组织者一般在六月二十三集中到一起，商议当年起会的诸多事宜。过会时，会头要出等量的份子钱。原来醮棚搭建在村东南的晒谷场上，用各户的水杆（打井水的杆子）作为醮棚的支架，然后在外围上苇席，搭棚举行。最初搭棚是请外村会搭棚的人来搭，当豆腐庄的人自己学会搭棚之后，醮棚即由他们自己搭建。醮会的正日子是七月初一，一般在六月二十七八把醮棚搭建好。醮会前后，村中男女的分工不同。女善人仅仅在醮棚中诵经念佛。请神送神等科仪都是由从赵州城关爷庙请来的道士执行。道士一般六月二十五来，七月初二送走。七月初一晚上送神时，在醮棚门口搭有一张桌子，桌上放有一把椅子，道士站在椅子上，手中拿有两尺多长的并贴有符的剑，念“封皇经”后收工。

据徐书华等老人回忆，过去在六月二十五，人们要把村中的石磨用净水刷洗干净，由人光脚推磨磨面粉，直到够给神灵做供品的分量后，才套牲口推，以此保持洁净。推磨的人是村中年轻男性，会头家的和非会头家的都有，但女人绝对不能参加推磨。伙房中全是男性，给神灵做供品的也是男性，在做供品之前，要先祭祀灶

醮会期间，村民自觉遵守醮会期间的戒吃腥、葱、蒜等禁忌，至七月初一晚送神完毕后才可开戒。会完之后，当年的轮值会头把醮棚中的玉皇神马请到自己家中，供奉到次年六月二十八前后。

事变前，醮会过会从未给外村人发过帖子，也不唱戏、放焰火，但邻近的高跷、耍圈和扇鼓等玩艺都会来。当时，前来赶会的人很多，除赵县的外，还有来自临城、晋县、宁晋和藁城等地的人。

（二）醮会的组织

事变前，豆腐庄皇醮会有12个会头，以徐姓人为主，另有杨姓和何姓，但究竟如何产生及具体人员是谁，村民已经知之不详了。人们只记得以前皇醮会的神马，是由会头每年轮流供祭的，同时会头们要出等量的钱筹办醮会。

1986年，豆腐庄皇醮会恢复。当时由徐俊山、李小六、徐振东、徐傻子等人张罗着重新组织庙会，将各自家中的神马抬到了街上搭棚过会。在此之前，他们分别画了些神马在自己家中过会。这四人要么是本人，要么是家人身体不顺当，于是许

愿张罗组织醮会，结果“病”都好了。¹¹为了还愿，四人张罗恢复了皇醮会，并成为现在皇醮会的会头。以前过会后，神马都交由下一年执事的会头。现在因为村政府给五保户修的房子空了许多，所以现在会过完之后，玉皇的神马就不再在会头家中轮流祀奉，而是放在这些空闲的房子中，但仍由当年的轮值会头管理。每月的初一、十五开门供远近的村民前来烧香许愿或还愿。每天晚上，会头会前去烧香。四个会头轮值的顺序是李小六、徐振东、徐傻子、徐俊山。2003年会完之后，由徐振东轮值伺候玉皇一年。

自从醮会在村中公开举办后，村中人也纷纷相帮，出物出力，醮会成为村中的一件大事。村民的远近亲戚也纷纷在此时来到豆腐庄，参加醮会。这样，除会头外，还有很多村民充当帮会的角色。帮会者一般都在五十岁以上，男性主要是负责搭棚、记账与大伙房，而二十多位女姓则主要是棚中伺候神马并迎接前来赶会的庙会组织，总计有将近六十人。由于过会期间有众多外村过会的人前来吃饭，所以现今伙房中共计有二十五人负责。

如今，村政府对皇醮会持支持态度。村政府每年给醮会两千元，用于醮会期间请戏团和歌舞团。由于豆腐庄醮会正值酷暑，此时各村很少有庙会，所以戏班的戏价也就很低，一般一场就200元。村政府支持的资金基本能够满足醮会的这项开支。

（三）醮会的过程

1. 准备

2003年，皇醮会在六月二十五前开始准备。会头及村中热心者一同讨论了搭棚起会的诸项事宜，确定了帮会者及每个人的职责。男性帮会者主要负责搭建醮棚、准备斋饭、记账及采购各项物品，同时协助会头管理醮棚内外的秩序。女性帮会者主要迎接前来赶会的庙会组织。

六月二十五，人们开始搭建醮棚，二十七基本就绪。醮棚在村庄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的十字路口的北端，坐北朝南，与戏台遥相对应（见附一）。醮棚宽17米，长40米，高约4米，从南到北共分了七进，分别供奉主神地堂老母、弥勒佛、天官、地官、水官、姜太公、玉皇、祖师殿、鸿君通天教主、天地人皇和无生母（见附二）。棚前悬挂一黄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赵州豆腐庄千佛万祖皇醮大会”。在醮棚的南端，还有20米的范围同样属于醮棚的范围，从北到南依次搭建有影壁和大门。影壁



面向醮棚一面设有土地的神案，背面设有张天师神案。

醮棚大门长4米、高3米、门垛宽1.5米。门垛相向设有门神秦琼和尉迟公神案。大门前有两面旗幡，西侧红色旗幡上书“万民一条心，行善要心真”，东侧黄色旗幡上书“诸佛定乾坤”。大门的右前方专门为三皇姑搭建了一个神棚，里面悬挂着展现三皇姑得道成仙过程的神马。大门的左前方是一个火池，火池南端有一个小棚，小棚北侧供奉女娲，南侧供奉鬼崇。

与往年一样，在醮棚一进口口的东西两侧分别摆设了装有水的一缸和一瓮，并在缸和瓮里放置了长木棒。醮会期间，出入醮棚的老少村民以及香客都毫无例外地用木棒搅了这装有水的缸和瓮。有些婴幼儿也被母亲手把手地教着搅缸与瓮。人们相信，“搅搅缸，不生疮；搅搅瓮，不生病”。

2003年，醮会的戏台设有两处，一处与醮棚相对，在东西大街的南侧；一处东西大街的东侧。与往年供香客吃饭的大伙房设在徐书华家不同，由于人多，今年的大伙房设在村东头的豆腐庄小学。此时，学校已经放暑假。大伙房供奉的有灶王和“饭丹”（即范丹）。醮会期间，人们每天至少要祭神一次。在经文的唱诵中和对神神的跪拜中，举行开锅、开馍等仪式。之所以供奉范丹，老人们说是因为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落难之时，曾向当初是乞丐的范丹要过吃的。

2. 响棚

醮棚搭建好后，第一个程序是响棚，也称开棚。村民说每年醮棚搭建后就会下雨。2003年的六月二十八醮棚响棚时，这里也下了大雨。人们还强调，尽管邻近村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风灾，但这里的玉米等农作物却基本没受风灾的影响。

二十八的响棚包括清棚、升旗、开十大门、请神、烧香、上供、扫堂、上茶等仪式，这些仪式一般在下午四五点左右举行。在此之前人们都将神码按惯有的位置挂放好。神码都是画在白布上的画像。如果神码有老化的，那么就要请画师画新的神码。豆腐庄人常请赵南庄的人画神码，画好的神码在进醮棚之前要先开光。清棚时，人们抬着护棚神张天师的神码在棚内游走，把鬼崇请到醮棚外南端的鬼崇棚中去。请神主要是请玉皇。这些仪式都伴随经文是诵唱。¹²

响棚仪式举行后，意味着醮会的正式开始。从这一时刻起，豆腐庄各家各户都要戒吃腥、葱、蒜等，直至醮会结束。响棚后，黄昏晚上前来醮棚上香的主要是豆

腐庄村民。外村上香赶会的一般都在六月二十九和七月初一上午。

3. 上香赶会

醮会期间，本村的亲戚、外村香客和庙会组织陆续赶到豆腐庄。小摊贩也闻风而至。2003年醮会期间，小摊贩们在东西大街上共摆了130多个摊位，其中主要是小孩游艺摊、西瓜水果摊和服饰摊。与附近其他村庄的庙会一样，前来赶会的外村香客或庙会组织一般是在上午赶到这里，届时，醮棚内外，香烟弥漫，唱经诵佛之声萦绕不绝。诸如骑纸驴、扇鼓、担经挑等个别带有表演性质的香会也在烈日下的醮棚前一显身手，这些自愿前来进行的表演为醮会平添了许多乐趣，吸引了大人、小孩的关注。这些香会通常在吃过午饭之后就陆续回家。

唱戏是在后半晌和晚上，与往年不同的是2003年六月二十九上午和晚上，醮会还专门请了来自藁城的现代歌舞表演。尤其是在二十九晚上，现代歌舞和传统的坠子戏在一较高下的同时，也与醮棚一道胀满了整个村庄。后半晌和晚上，除戏台吸引了一部分人之外，有事求于神灵的人就纷纷前往醮棚，或直接或通过“香道的”向神灵祈求帮助，许愿还愿。¹³ 因此，皇醮会前半晌活动的主体是外村来的庙会组织，后半晌和晚上在醮棚内外出入的就主要是本村的人。醮会期间，醮棚内人始终络绎不绝。但最热闹的莫过于醮棚外的三皇姑神棚中，那里挤满了拴娃娃的人，80%都是女性，有的是来求娃娃的，有的则是来还愿的。二十九晚上，四个会头要在醮棚中守棚，整夜不睡。

六月二十九上午前来上香赶会的，要在会上吃午饭并登记交了斋钱（每人三毛）的人有来自赵县的各子、姚家庄、贤门楼、停住头、南庄、范庄、常信营，来自藁城的南高庄、朱家寨、土山，来自栾城的范台、辛李庄、张村、北石碑、南石碑和来自晋县孔目庄等村的共计240人。七月初一上午前来赶会的香会组织比六月二十九更多，周围四县共有59个香会组织，总计600余人前来过会，并在此吃午饭。这些村庄分别是：后大章、小吕村、姚家庄、双庙、徐家庄、何家庄、四德、林子、苏家疃、何西寨、杜家庄、李家庄、马圈、各子、北龙化、辛庄、王家庄、高庄、西罗村、常信营、冯家庄、齐家庄、崔家庄、大马、投头庄、疙瘩头、永安商家庄、固义、白家营、南古庄、东王庄、耿家庄、辛庄、赵全、杨家寨、各南、北高、徐家寨、宋城、常信二大队、泥沟、田庄、东罗村、藁城刘家庄、卞家寨、西白路、贾

市庄、西刘庄、马庄等。

就前来赶会的这些香会组织，人数以及油钱，醮会都有人专门记账并留底册，以待来年决定是否前往该香会组织举办的庙会 and 给多少香油钱。由于“非典”的影响和天气炎热，醮会的会头、帮会以及一般的村民们都一再强调2003年的人比往年少多了。但是，多数人仍然会说，“我们村的醮会是很大的，你没有赶过像咱们村这样历史悠久和规模盛大的醮会吧？”也即，不论实际情况怎样，如同龙牌会的会首们每年都号称有数十万人前来赶会一样，在豆腐庄人的心目中，他们的醮会同样是最大的。这些不无夸张的表述，实际上表明各村行好的自我认同和村落的集体认同。

在二十九和七月初一这两天上午，当一个外村的香会组织来到时，豆腐庄醮会要从门神处将这些组织迎接至张天师神码前，然后让前来上香的组织自己前往上香念经。¹⁴不论是迎接者还是被迎接者，其主体成员都是女性。以范庄龙牌会前来的成员为例，念经诵佛的14位女性中，7人是会头家的，7人是行好的。对于重要的或者关系很好的香会或庙会组织，醮会的会头中至少会有一位亲自参加到迎接队伍中，恭迎前来的香会。

对于前来过会的香会组织，如果自己也举办庙会，它们会趁此机会邀请醮会前去参加它们的庙会，并在醮会的登记处留下自己的会启。在二十九和初一这两天，豆腐庄醮会就接到大马正月十七醮会、贤门楼正月十八庙会、百家营南关二月十三庙会、范台二月十四庙会等共计24张会启。

2003年庙会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凡是到豆腐庄醮会唱戏的戏班都必须在开戏之前到醮棚中迎神。如果未迎神就开戏，就会被会中的人耻笑，认为这是戏班不懂规矩，不懂事。这次豆腐庄所请的戏班是来自大章的唱坠子的插花班（由不同戏班的演员临时拼凑成的戏班），开戏前就忘记了迎神。戏班发觉后，赶紧向会头们道歉并在二十九日晚补上迎神仪式。

4.埋猪头

豆腐庄的醮会在七月初一下午送神前还保留了非常传统的一个仪式，即要在村外西北的地中埋猪头。埋猪头是豆腐庄人的习惯性说法，它埋的并非真正的猪头，而是用二斤左右的小麦精粉捏制的猪、公鸡和鲤鱼各一。这些供品只能是轮值会头家做，做好之后先放在自己家中，在七月初一下午端进神棚，放在一进的供桌上，

在善人们诵完“蝗虫经”后，才由专人将其送到村西北的地中埋下。老人们说，埋猪头是老辈人留下来的，与醮会一样，谁也说不清有多长时间了。但对埋猪头的意义，村民是清楚的：冷子（冰雹）都是从西北方向来的，只要西北方向天一黑，豆腐庄就绝对没有好天气。因此，对于熟悉和实践该仪式的老人而言，埋猪头是为了向神灵祈求不下冰雹的，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近八十年来，虽然周围村庄都曾有过大的雹灾，但豆腐庄基本没有。另外，当地以前蝗灾也十分的厉害，这在老人们心中记忆犹新。因此，埋猪头也还有祈求蝗虫爷保佑的意思。

按照惯例，在七月初一下午，当醮棚内外前来的人较少时，醮会会头就会商议决定早点送神，由于始终有人前往玉皇神码前看香（当地人又叫打香）、也有人在三皇姑神棚中拴娃娃，醮会的收尾工作只能零星地进行。四点四十五分，五位男性帮会纷纷将各处功德箱中的油钱汇聚一处，在醮棚西侧一家大门口内清点，四处围满了大人小孩，并纷纷评说今年油钱的多少。同一时间，十余位女性帮会和两名男性会头在醮棚的一进“念佛”准备送神，这其中包括“拒冰雹”和“蝗虫佛”等。

五点十五分，当人们把“佛”诵完时，侯姓帮会和徐书华二人走到神码前，在跪下磕头后，侯姓帮会端着供桌上用黄裱纸盖着的装有猪头等物的盘子，徐书华肩扛铁锹，二人走出醮棚绕过南边的门神后，一言不发地径直向村西北的地中走去。出发前，徐书华特意提醒我们，在埋猪头的过程中，不能回头看，不能说话，埋猪头的必须是男性否则埋猪头就不灵验了。但村中的多数人好像并不熟知此仪式。当我们向村西北外的地中走去的时候，沿途还有不少人睁大了好奇的双眼，问徐书华去干什么，他们二人只是严肃地板着脸，径直前行。尽管徐书华在村中的辈分很高，也非常受人尊重，但要是平时，他这样不理睬他人的问讯的话，也是会遭到责难的。

到了地中，侯姓帮会放下盘子，接过徐书华手中的铁锹，很快挖了个一尺见方的小坑后，先将一张黄裱纸垫在下面，再小心翼翼地将茶盘中猪头、雄鸡和鲤鱼拿出放在坑中的黄裱纸上，然后将另一张黄裱纸盖在这些供品上，并将坑填平。回到醮棚时，二人同样先从门神处回到醮棚中，在神码前磕头起身，埋猪头仪式才算结束。

5.送神神

埋猪头后送神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向村南送鬼祟，再往村西送神仙（村民也习惯说菩萨），最后在醮棚前的火池边送佛，年年如此。至于为什么不能到村东和村北送，村民自己也不清楚，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三阶段送神的队伍和仪式是大致相同的，但也有着细微的差别。

五点二十六分，人们开始送鬼祟。到村南通往外村的大路上送鬼祟的队伍构成如下：走在最前端的是这两天一直在三皇姑神棚中忙着给人看香和拴娃娃的女香道，她手持一把燃着的香；一桶由两名老年女性抬着的供品，内装有馒头、豆腐、西红柿、桔子、粉条等，全是素供；六位女善人组成的乐队，包括钹、鼓、大钹、小钹和镲；二位女善人抬着一大包黄裱纸，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位端着干供（主要是商店中卖的饼干之类的面果）的会头。

出发前，队伍在女香道的带领下先给张天师磕头，然后给鬼祟棚中的鬼王磕头后，径直朝村南走去。由于从醮棚到村南通往外村的大道将近一公里远，并且要求到目的地后女香道手中的香还燃着，所以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非常快。到达目的地后，女香道先将手中依旧燃着的香立放在一小堆从路边地中捧来的虚土上，然后用抬供的竹竿在地上画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圆圈，接着女香道就带领众人念佛以送鬼祟。

念诵时，所有的善人都双手合什。此时，四围站满了围观的大人和小孩，其中不少人是为了能分食会头端来的干供。村民们相信，吃了这些已经献祭过的供品，一年中将大吉大利。经诵完后，女香道就把桶中的供品用勺子分别洒向东西南北四角和圆圈正中，每一处五种供品都必须有，中间的供品远远多余四角供品的总和。然后，点燃黄裱纸，众善人朝南跪下齐声诵“南无阿弥陀佛”。待黄裱纸纷纷地燃了起来，会头就将茶棚中干供分发给争抢的老人和孩子。在回程的路上，按照过去的规矩，没有人说话。等回到村中的醮棚时，已经是五点五十六分。

原班人马稍稍休息后，就按照送鬼祟相同的队列前往村西街口送玉皇、老母、三皇姑等菩萨。与送鬼祟不同的是，从醮棚出来，人们先跪拜了土地、门神和三皇姑，不再前往鬼祟棚跪拜。

等这些人送菩萨回来之后，六点二十分善人们开始送佛。善人们先是在醮棚中诵“送佛经”后，再前往火池北边堆放的黄裱纸前诵送佛经。送佛经中有如下句子：

一送古佛去回宫，二送玉皇回天官，三送三官归本位，四送娘娘放光明。
五送南海观音母，六送药王和药圣，七送北方真武祖，八送城隍归庙中。
九送我佛归本位，十送全佛全回宫。……

这两次诵经时，善人们都自动地分东西站成了两列，中间朝南空出了大道。这样做是为了不挡住佛朝南的通道。同时，除燃着的一把香之外，这两次诵佛也没有乐队伴奏，并且送佛没有送鬼祟和送菩萨时的素供，仅有一盘干供。在诵经后，人们点燃黄裱纸，跪下高诵“南无阿弥陀佛”。在鞭炮声中，围观的人们也积极地分吃着茶盘中的干供。到六点半，送佛仪式结束，至此，整个送神仪式完成。在帮会降下门神边的旗幡后，人们就可以放心地收起醮棚中的神码，但拆除醮棚一般是在七月初二进行。

五、结 语

打醮又叫醮会或建醮。按醮会事主、举行目的、举行季节、醮仪举行时间长短、地域等的不同，醮会有多种类别和存在形式，如楼醮、出村醮、年醮、谢恩醮、佛醮、仙醮、阳醮、阴醮、平安醮、连醮、玉山普渡等等。¹⁵显然，在形式上，今天人们仍然称之为皇醮会的醮与上述在福建客家地区的醮并无太多的相同之处。但是，从对皇醮会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改革开放后恢复的豆腐庄皇醮会不是道士等专业的神职人员主持，也基本没有朝、忏等严格的科仪，但从张天师等神神的分别、醮会始终对鬼祟的重视、送神神等仪程，求吉辟邪、求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旨趣而言，它仍然明显有着很多醮的特征，与上述诸醮并无本质的差别。

另一方面，皇醮会同样体现了与当地一般乡村庙会融合的趋势。现今的皇醮会是一年过一次会，参与群体远远超出本村的行好的范围，既非家族性也非地缘性，而是完全开放式的，它不但是村落性的事件，而且是跨村落性的事件。外地的香客、香会在醮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醮会会头们也因为互串过会的关系与其他香会组织形成一种互惠关系。整个醮会的仪程、迎送礼仪与相距不远的水祠娘娘庙会以及香道的家中过会等其他庙会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¹⁶从这些层面而言，皇醮会在行好的

互惠性往来下,已经全方位地融入到一个大的乡村庙会体系或者说庙会市场之中,也体现出中国民众信仰的杂糅性、神秘性和为岳永逸所说的“生活化”特质。¹⁷

热闹、喧哗并寄托着豆腐庄人希望的醮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进入尾声,但晚上戏班依旧唱戏,村民的生活也就在戏声中重归平静。而我们对于醮会之于会头、会众及村落社会生活的意义的探究也才刚刚开始。因为调查时间的关系,在报告中我们尚有很多不明之处,如醮会是否与过去在华北盛行的某个民间教派有着关联、醮会会头的生活史、醮会具体的组织分工、醮会结束后豆腐庄人行香赶会的情况、与当地其他醮会之间的关系及异同、埋猪头的象征意义,等等。

同时,还有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如:皇醮会与福建等地醮会在形式上的差别究竟是因为皇醮会自身的演变和在新环境下主动调适与自律产生的,还是华北醮会与东南醮会一直就有的差别?众多江南醮会的调查研究都在强调醮与道教的关系,但道教对华北醮会的影响是否同等重要?曾经在华北盛行的诸多民间教派、今天仍然生生不息的香客和香道的共同完成的“打香”等究竟在华北乡村醮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说醮会的本质在于求吉辟邪、求乞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是对特定地域或群体生活空间的规束与重整,是一个意在补充能量的通过仪礼 (the rites of passage),那么无论是皇醮会还是江南的醮会,它们与一般的乡村庙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即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我们是否有必要仅仅因为形式上诸多因素的不同而过分强调醮与庙会的差异?皇醮会、龙牌会已经日益与当地其他乡村庙会趋同,龙牌会甚至还修建了庙,这种生存态势是否是华北醮会的共性?如果是,发生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

1 例如:周虹,“龙牌会初探”,《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49页;王斯福,“农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第1—19页;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第59—67页;陶冶,“走进‘龙牌会’”,《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第46—58页;岳永逸,“范庄二月二龙牌会中的龙神与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通讯》(北师大)1999年第6—7期,第11—24页;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

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4—309页；高丙中，“民间仪式与国家在场”，见《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10—337页；刁统菊，“女性与龙牌：汉族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第104—108页；岳永逸，“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民俗学主义研究”，《民俗曲艺》2005年第147期，第101—160页；Xudong zhao and Duean Bell, “Miaohui, Temples Meeting Festival in North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005, XXI No3 November pp457—479；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4—168页；赵旭东，“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31—42页；岳永逸，“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第203—241页；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见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2—278页。

2 参阅岳永逸，“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民俗学主义研究”，第115页。

3 梨区是一个学术名词，既是一个自然生态区也是一个文化生态区，具体所指可参阅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8—52页。

4 关于华南醮会已经有很多调查研究，如叶明生、刘远编著，《福建龙岩市苏邦村上元建幡大醮与龙岩师公戏》，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7；陈雄、梁印浩，“泰宁城关的庙会、节庆及打醮旧俗”，见杨彦杰主编，《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2000，第28—58页；蔡志祥，《打醮：香港的节日和地域社会》，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0；黎熙元，“浸潭镇斗村陈爷庙的太平醮”，《民俗曲艺》2001年第134期，第215—231页。可喜的是，关于华北醮会的调查报告也已经开始出现，如杜学德，“邯郸五东扶仁等五村的玉皇圣醮仪式”，收于杜学德、杨英芹、李怀顺编著，《邯郸地区民俗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第103—115页。

5 作为传统的娃娃亲的变通形式，换小帖是梨区现今仍然较为普遍存在的婚俗，参阅岳永逸，“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9—78页。

6 通常，人们将神灵、仙家（有时又称师父）等所有超自然力量概称为“神神”。

7 据徐书华等人回忆，1937年以前，每年三月十五，村民都在村南的地中搭建茶棚，供奉三皇姑，并且为途径此处前往苍岩山朝山进香的香客、香会提供茶水和休息之所。当有三皇姑神驾经过时，村民还要烧香烧纸接驾。那时，人们一般是在三月初九搭建茶棚，三月十六拆棚。现在，行好的仍然在村委会院南侧的五保户院中搭棚供奉三皇姑，时间是三月十一到十五，但与醮会不一样，是时前往棚中烧香敬拜的仅仅只是本村人。

8 关于行好的在当地的三重所指，参阅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年，第26页。

9 2003年，龙牌会虽然修建起了一座很恢宏的“庙”，但所供奉神灵及其布局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在未建庙之前，龙牌会一直都是搭棚过会。1996年龙牌会醮棚所供神祇，冯敏、钟雅君有过详细的记载（参阅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43页）。将此记载与本文的附录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对子村的“会”之间的相似性。

10 调查者：岳永逸、王学文；合作者：史振珠；访谈时间：2003年7月26日；访谈地点：赵县范庄龙祖殿。

11 “病”是当地人通常所说的“虚病”、“邪病”，是因超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属于人体生理性方面的疾病，既包括家宅不平安、运图欠佳、家庭纠纷、子女出走、邻里失和等所引发的精神上的不适之感，也包括精神不正常、身体不适之感等。

12 今天，行好的唱诵的经文是在各村过会时互相传抄的。除口传记忆外，豆腐庄行好的经文主要抄自在豆腐庄东边八里地的各子。几十年前，各子曾下冰雹，当地村民许愿：只要不再下雹子，就在立夏这天给神过会一百年。因此，不论是土改还是文革，各子的醮会都坚持了下来，各子因此也就保留了老辈人的不少经文。

13 香道的是当地能够使“神神”附体的人。关于当地香道的具体情况，参阅岳永逸，“对生活空间的规束与重整：常信水祠娘娘庙会”，《民俗曲艺》2004年第143期，第213—269页；“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第100—121页。

14 关于迎送的具体程式，可参阅岳永逸，“对生活空间的规束与重整：常信水祠娘娘庙会”，第236—2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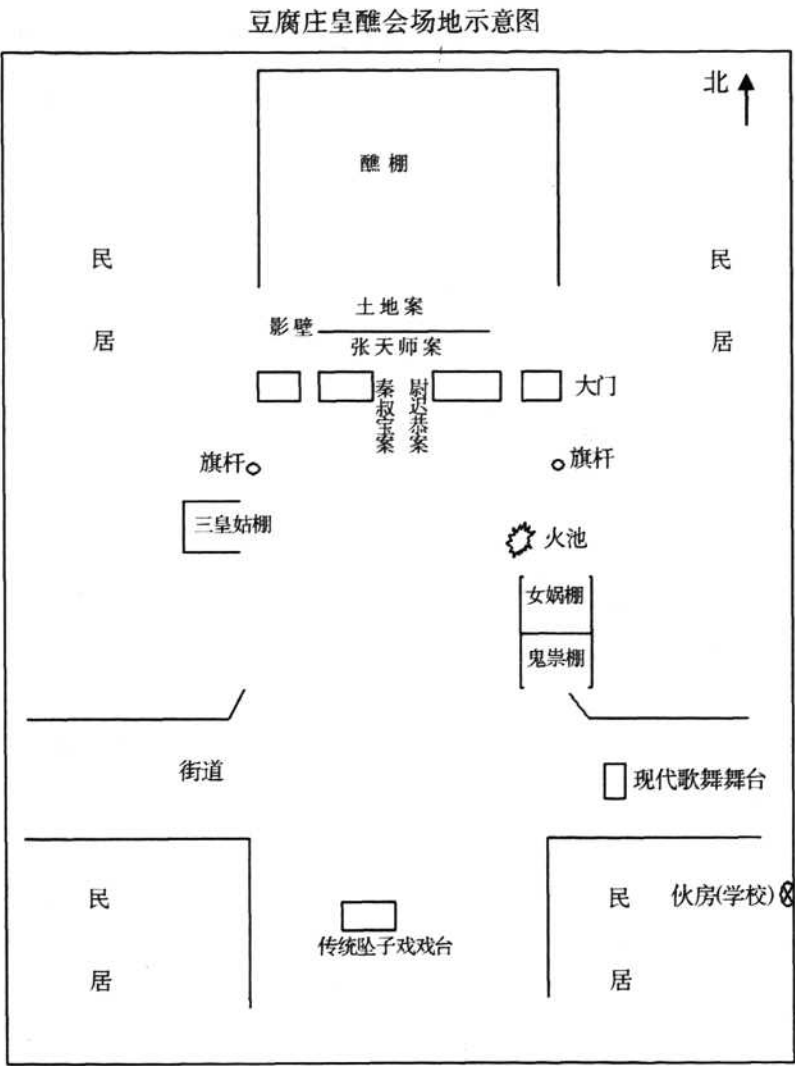
15 劳格文著，仲红卫译，“福建客家人的道教信仰”，收于罗勇、劳格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教》，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出版，1997，第229—258页。

16 岳永逸，“对生活空间的规束与重整：常信水祠娘娘庙会”，《民俗曲艺》2004年第143期，第213—269页。

17 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第100—1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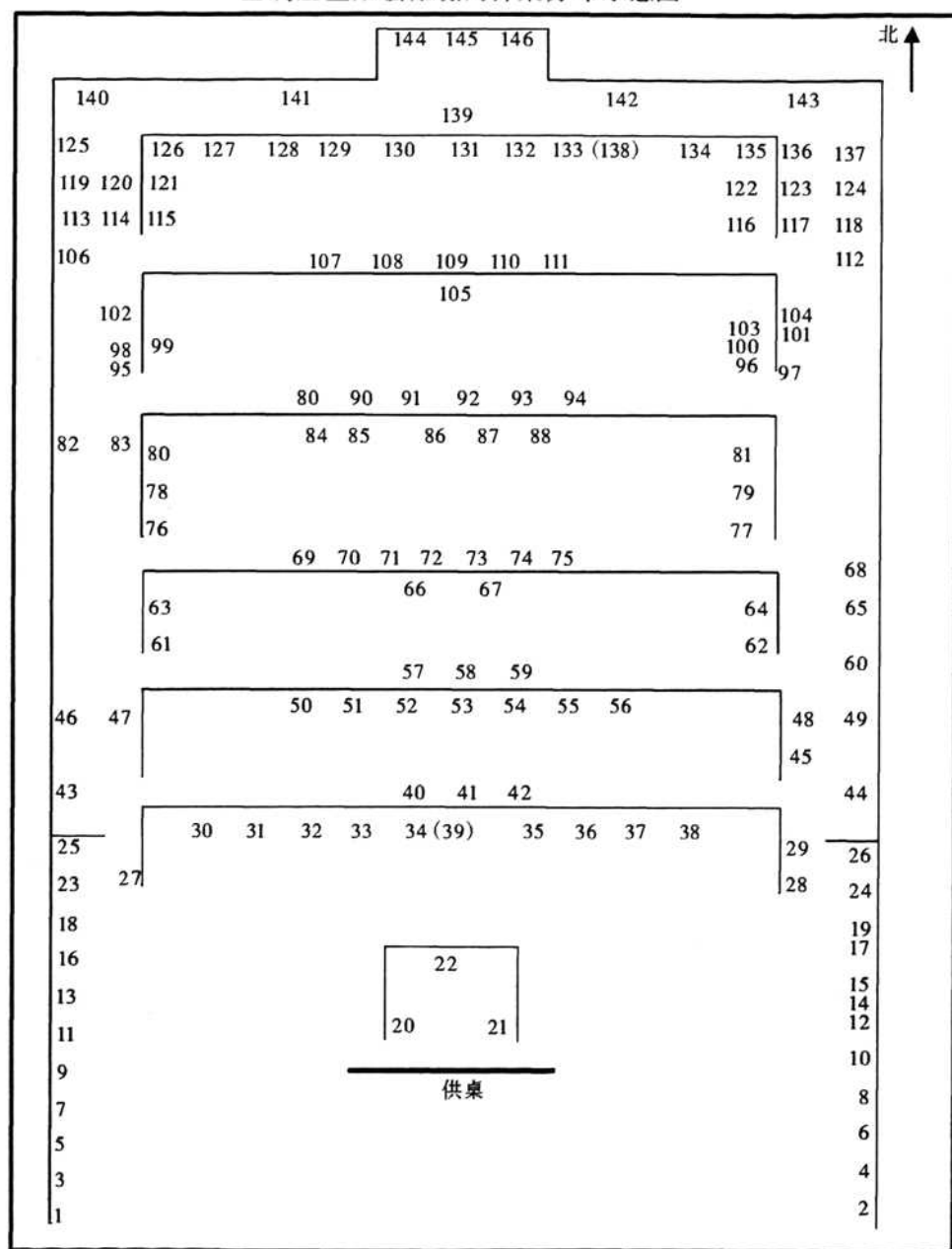
（王学文：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9；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100875）

附一：豆腐庄皇醮会布局示意图



附二：豆腐庄皇醮会醮棚内神码分布图示意图

豆腐庄皇醮会醮棚内神案分布示意图



醮棚内神码名称

- | | | |
|----------------|---------------|----------------|
| 1. 山神 | 28. 风婆 | 55. 马帅 |
| 2. 路神 | 29. 雷公 | 56. 温帅 |
| 3. 天打雷劈 | 30. 持国天王职顺 | 57. 送子娘娘 |
| 4. 龙抓不孝 | 31. 多文天王职雨 | 58. 千手千眼佛 |
| 5. 十殿转轮王 | 32. 记供祖 | 59. 送生老母 |
| 6. 九殿平等王 | 33. 孔圣人 | 60. 东海龙王 |
| 7. 八殿都市王 | 34. 地堂老母 | 61. 眼光菩萨 |
| 8. 七殿秦山王 | 35. 阿弥托佛 | 62. 疙瘩菩萨 |
| 9. 六殿十城王 | 36. 催供祖 | 63. 班珍菩萨 |
| 10. 五殿天子王 | 37. 广目天王职调 | 64. 筋骨菩萨 |
| 11. 四殿五官王 | 38. 增长天王职风 | 65. 南海龙王 |
| 12. 三殿宋帝王 | 39. 弥勒佛（在34下） | 66. 钥匙神 |
| 13. 二殿楚江王 | 40. 琼霄娘娘 | 67. 姜太公 |
| 14. 一殿宋江王 | 41. 云霄娘娘 | 68. 北海龙王 |
| 15. 去世三天望亲人 | 42. 碧霄娘娘 | 69. 氏土貉凶、室火猪凶 |
| 16. 二等善人银桥过 | 43. 夜游神乔堍 | 70. 允金龙凶、斗牛獬豸凶 |
| 17. 头等善人金桥过 | 44. 日游神 | 71. 井水犴吉、奎木狼凶 |
| 18. 引路城隍（面南背北） | 45. 牛王 | 72. 水木金火土 |
| 19. 本州城隍（面南背北） | 46. 虫王 | 73. 角木蛟吉、午金牛凶 |
| 20. 下八仙 | 47. 火神 | 74. 尾火虎吉、金目鼠凶 |
| 21. 中八仙 | 48. 马王 | 75. 毕目乌吉、星回马凶 |
| 22. 上八仙 | 49. 西海龙王 | 76. 昂回鸡凶、张月鹿吉 |
| 23. 四值功曹之时值 | 50. 刘帅 | 77. 胃土雉吉、柳木獐凶 |
| 24. 四值功曹之日值 | 51. 赵帅 | 78. 参水猿吉、翼火蛇凶 |
| 25. 四值功曹之月值 | 52. 水官 | 79. 箕水豹吉、危月燕凶 |
| 26. 四值功曹之年值 | 53. 天官 | 80. 房回兔吉、女土蝠凶 |
| 27. 闪电 | 54. 地官 | 81. 娄金狗吉、鬼金羊凶 |



- 
- | | | |
|---------------|----------------|------------------|
| 82. 关公 | 104. 黄飞虎 | 126. 太阴、阿南 |
| 83. 托塔李天王 | 105. 祖师殿 | 127. 金光道人 |
| 84. 壁水獬吉、心月狐凶 | 106. 药王庙 | 128. 如来佛 |
| 85. 玉皇 | 107. 增供祖 | 129. 接引道人 |
| 86. 玉皇 | 108. 护坛祖 | 130. 无始天尊 |
| 87. 玉皇 | 109. 站坛祖 | 131. 鸿君 |
| 88. 轸水蚓吉、觜火猴凶 | 110. 护坛祖 | 132. 老子一气化三清 |
| 89. 黄龙真人 | 111. 分供祖 | 133. 燃灯道人 |
| 90. 王母 | 112. 药圣殿 | 134. 金天古佛 |
| 91. 文殊 | 113. 十大名医王惟一 | 135. 太阳、加野 |
| 92. 观音 | 114. 六合罗汉、先知罗汉 | 136. 伏虎罗汉、降龙罗汉 |
| 93. 普贤 | 115. 长手罗汉、长眉罗汉 | 137. 十大名医张仲景 |
| 94. 太乙真人 | 116. 赤脚罗汉、肥胖罗汉 | 138. 通天教主（在133下） |
| 95. 哼将郑伦、哈将陈奇 | 117. 身矮罗汉、体高罗汉 | 139. 无生母 |
| 96. 王蟬老祖 | 118. 十大名医王清任 | 140. 十大名医扁鹊 |
| 97. 雷震子 | 119. 十大名医葛洪 | 141. 震地佛（面南背北） |
| 98. 陆压 | 120. 守坛罗汉、护法罗汉 | 142. 震天佛（面南背北） |
| 99. 清虚道德真君 | 121. 度危罗汉、献佛罗汉 | 143. 十大名医华佗 |
| 100. 玉顶真人 | 122. 金光罗汉、银光罗汉 | 144. 人皇 |
| 101. 黄天化 | 123. 沉醉罗汉、永睡罗汉 | 145. 天皇 |
| 102. 杨任 | 124. 十大名医陶弘景 | 146. 地皇 |
| 103. 俱留真人 | 125. 十大名医李时珍 | |